

# 韩国记者来甬寻访崔溥走过的路 崔溥是谁？和宁波有什么关系

他写的《漂海录》被誉为东方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



500年前，朝鲜王朝的崔溥，在济州岛遭遇暴风，顺水浮荡，来到三门湾一带。

他在宁海越溪村广受礼遇，在官员的护送下，沿着大运河，一路北上回国，全程4000多公里，历时135天，历险变为壮游。写下有“摹写中原之巨笔”、“东方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”之誉的《漂海录》。

中韩建交以来，崔溥的《漂海录》一直是传递中韩友谊的历史媒介，也是古代两国民俗风情的写照。

宁海越溪乡中心小学的一隅，矗立着一块“崔溥漂流事迹碑”，曾有崔溥的后裔来此祭拜。

一个深秋的午后，本报记者与韩国每日新闻社记者共赴宁海越溪村。

隔着500年的光阴，寻访崔溥走过的路。

记者 陈剑虹 陈也喆

**崔溥《漂海录》节选**  
到越溪巡检司。是日阴霾。李昂、许清、王匡及庄也、尹也，俱送臣于海上。昂握臣手曰：“我与足下千载一时，万里一见，一别两地，无复再见。”臣于船上叙别曰：“仆之来也，将军以百千兵甲环城拥阖，旌旗凌乱，铮鼓轰隆，则将军之示远人严矣；仆之寓馆也，升堂礼莫愆，饷食意益弥，开心见诚，一见如旧，则将军之待远人宽矣。及仆之去也，步出城西。远送海曲。扶仆登船，叙辞以别。则将军之送远人厚矣，仆一远人也，相逢未一日也，而严以示之，宽以待之，厚以别之，其意固有在也。盖我朝鲜，地虽海外，衣冠文物，悉同中国，则不可以外国亲也。况今大明，胡越为家，则一天之下，皆吾兄弟。岂以地之远近，分内外哉。”



韩国记者观看“崔溥漂流事迹碑”。 记者 崔引 摄

## 越溪

宁海越溪村的东面，有一道小山坡。山不高，遍地是幽香的茶叶。

攀爬山的路，杂草丛生，荆棘满地，想来是鲜有人涉足的山径。

沧海桑田，没有人想象得到，500年前，这里曾经有一座雄伟的城堡。

城堡四周，有城墙、碉楼，内有兵营、练兵场。城墙上插满旌旗，竖着大刀长矛，威风凛凛。这就是过去的越溪巡检司城，是宁海县的东大门。

那个时候，日本一些败落的武士常入侵中国沿海地区，杀人放火，抢劫民财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有了巡检司，倭寇便不敢轻易入境。

朝鲜王朝官员崔溥怎么也没想到，就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他不幸遭风暴袭击，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漂泊了14天，漂至宁海这个地方，还出人意料地成为中韩友谊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## 漂海

1488年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明弘治元年。35岁的崔溥奉命在济州岛执行公务。

他是朝鲜弘文馆副校理，弘文馆相当于国家藏书馆，副校理是个五品官。能在藏书馆里工作的，大多是文人志士。

崔溥也不例外。他24岁中进士第三名，29岁获中文科乙科第一名，写得一手好文章。

当时的朝鲜王朝只有语言，没有本国文字，书面文字用的是汉语。他也常用汉语写日记，记录每一天的见闻。

那年的正月初二，崔

溥惊闻父亲去世的噩耗，归心似箭，一行43人从济州岛出发，千里奔丧。

谁料天有不测风云，途中，海上突然狂风骤起。巨浪滚滚，崔溥的船犹如一片羸弱的孤叶，时而被抛到浪尖，时而跌至涛谷。

船帆撕裂，船身就像脱缰的野马，失去控制。众人被突如其来的险境，吓得手足无措。

崔溥一面指挥大家砍倒桅杆，以免船体倾翻，一面让大家各司其职，修补的修补，舀水的舀水，与风浪殊死搏斗。

就这样挣扎着在海上漂流了很多个昼夜，且不说航行的方向南辕北辙，更糟糕的是，食物与水，所剩无几了。

他们原本就没带多少吃的，大多数食物还被海水冲走。翻遍船上的行李，只有五十个柑橘与两盆酒。

崔溥鼓舞大家：“我们都是同国之人，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，这些食物，用来救急，不到紧要关头，不可轻易食用。”

然而，没过几天，柑橘与酒也消耗光了。全船的人，只能喝自己的尿，维持生命。

几天没水喝，嘴唇都皴裂得渗出血来。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天降大雨，大家不约而同地仰脖喝雨水解渴。

崔溥想，这样不是长久之计，等雨停了，水源就没了。他命令人取出船上所有衣服，吸足雨水，再把渗入衣中的雨水拧到瓶里，好不容易才贮存了几瓶雨水。

就这样，靠着几瓶雨水，又支撑了几日。

## 误会

正月十六。已经过去

了十四个昼夜。崔溥的木帆船漂至当时的台州府宁海县三门湾西岸。

他们历经颠簸，早已精疲力尽。看到一丝希望，便拖着疲惫的步伐，衣衫褴褛地上了岸。

几个老百姓经过，他们便招手求救，羸弱地呼喊着。

在当地老百姓眼中，崔溥几个人多势众，衣着装束异样，语言举动也不像当地人。

屢遭倭寇侵扰的宁海人慌了神，以为醉醺醺的海盗来袭，迅速奔走相告，敲锣打鼓。闻讯赶来的村民们持刀仗剑，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，一路追打着他们。

崔溥怕乱了分寸，大声跟同伴们说：“我们是礼仪之邦的人，不管在怎样的处境下，都要以礼待人。”

就这样，崔溥他们打不还手，不停作揖。村民见崔溥等人仍彬彬有礼，觉得蹊跷，便停下手来，报告当地的官吏。

官员把他们请到屋子里坐下。崔溥依然不忘致谢，用汉语写下他们的身份与遭遇。

官员这才竖起大拇指：“早就听说你们国家是礼仪之邦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假。”村民们知道自己错怪了他们，纷纷从家里拿出米浆稀粥，好酒好茶，招待这些远方的来客。

宴席上，主人拿出酒肉，递给崔溥。早已饥肠辘辘的崔溥却婉拒道：“我们朝鲜人守孝，三年不吃酒肉。”

一席话，让众人深为敬佩。

## 兄弟

在三门湾住了几夜，正月二十四日，崔溥一行在官员和军卒的护送下启程返国。

路过健跳所，宿了一夜。健跳所是当时宁海县境内的海防千户所，现属三门

县。宁海人的热情，让崔溥一行大为惊喜。

宁海当时有位进士，名叫张辅，是个乐善好施，广交贤士的文人。《正德宁海县志》就是他编纂的。

听说家乡来了一些朝鲜王朝的客人，他便邀请崔溥到自己家中做客。

崔溥进屋坐下，张辅便与他相向而坐，侃侃而谈：

你这次出行可谓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。虽然船帆舟楫失于风涛之中，不免失魂落魄，但谁说这不是天意呢？你可以浏览中国的地大物博，民俗风情，古今兴亡之遗迹。你将上会稽，涉钱塘，追延陵，渡天堑，历吕梁之险，登歌风之台，观泰山之巍峨，孔林之丛蔚……

张辅越说越来劲，后来干脆把这次交谈写成一篇文章《送朝鲜崔校理序》。

一不留神，这篇文章成为中国记录崔溥漂海的唯一文献。

那年的正月二十五日，在官员的护送下，崔溥一行乘船到越溪巡检司住宿。

越溪巡检司，是三门湾进入宁海县城的海关，有越溪、亭头两寨虎狼关之称。戚家军首战，就是从这里开始。

二十多位军卒，抬着八顶大轿，迎接他们。一路上，茶水点心供应，还有礼品相赠。

更重要的是，让崔溥在异乡，体会到手足之情。

崔溥感念宁海人民的热情，告别越溪时发出感慨：“一天之下皆吾兄弟”。

接着，崔溥从越溪出发，到宁波、杭州，再沿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，然后经过鸭绿江回国。

这一路，一共花了135天，行程4000多公里，而宁海是他们绝处逢生的转折点。

## 《漂海录》

学者葛振家曾评价：“历史上，外国人写中国的书有好几部，崔溥的《漂海录》可以说是记述中国最好的一部。”

与马可·波罗在监狱里口述整理出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不同，崔溥是用日记体的形式，用标准的中文写成5万余字的《漂海录》，事无巨细地记述了这次海上历险与陆上壮游的经历。

书中记载了当时中国的海防关隘、运河城市、山海风光、地志民俗等内容。对于研究我国明代的海防、政治、运河、城市、地志、民俗以及两国的关系等，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，是了解中国明代历史必读之书。

书中还批评了当时的宦官制度，没有一味地歌功颂德，是当时官场民生最客观的记录。

其中，他对宁波的首饰也作了有意思的描述：“首饰于宁波府以南，圆而长而大，其端中约华饰；以北圆而锐如牛角然……”

然而，毕竟过去了500年，当时最简约得体的文风，在如今的年轻人看来，也难免有些信屈罄牙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说起崔溥，韩国人把他当作妇孺皆知的大英雄，而在中国，却鲜为人知，只有少数人对崔溥的《漂海录》做着生涩的研究。

## 纪念碑

11月6日下午，宁海越溪乡中心小学的教室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。韩国每日新闻社的3名记者与本报记者一起来到这里，瞻仰“崔溥漂流事迹碑”。

校园安静的角落里，有两棵香樟树。茂密如盖的枝叶，遮蔽着这块黑色的纪念碑。

这块纪念碑，与一位老人有关。

他是童章回先生，今年81岁，是宁海地方史的学者，人称“宁海一宝”。

多年来，他一直致力于发掘宁海的地方文化，尤其对崔溥的《漂海录》颇有研究。他写的研究论文《宁海是崔溥漂流的转折点》得到韩国人的认可，并促成崔溥漂流国际学术座谈会的召开。

2002年，韩国人出资在越溪建造纪念碑，童章回先生、杨古城先生为此奔走相告了很久很久。

站在纪念碑前，童先生向记者们讲述着500年前崔溥途经越溪的往事。头发花白，却掷地有声。

每日新闻社的论说委员赵响来初通中文，临别的时候，他用中文夸赞道：“太意外了，中国居然有人专门研究崔溥。”

越过荆棘，隔着五百年的光阴，童先生陪着我们重新踏上崔溥走过的古道。

往事悠悠，都化作无涯荒野里的一株株野草。只是那些美好的情愫，将永远沉淀在一代代人的心中。